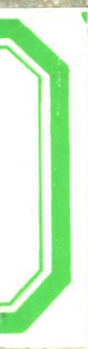


真实性— $\frac{1}{2}$

李 晋 熙



2 040 9030 3



真实性

—
1/2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60.12.4/23



责任编辑：张保真
封面设计：自佳
插图：张泉

真实性——1/2

李晋熙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25 字数：206,000 印数：130,000

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2·901 定价：0.64元

目 次

楔 子	1
第一章 深山虎踪	9
第二章 半夜鸳鸯	48
第三章 千里跋涉	107
第四章 宪兵队	155
第五章 秘密工程	224
第六章 魔 窟	269

楔 子

古今中外的历史著作有多少真实性？百分之百吗？那似乎是不可能的。时代的压力、环境的干扰、客观的局限、主观的偏见，诸如此类的因素，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内容的真实性。

而如果是一部历史小说，那么，对于它的真实程度，就更不能一一苛求了。因此，笔者认为拙作的真实性，也不过是二分之一左右，而且颇有些自满之感。因为，这部书中所谈到的，即使只有二分之一真实，也足以使读者怵目惊心了。

笔者写此书，绝无非薄日中友好、煽动民族复仇之意。相反，笔者十分赞赏今天与一衣带水邻邦之合作与友谊，衷心祝愿它象青山绵延千古，象江河长流不息。

笔者回顾这段历史，只不过为了说明：所谓“和平”、“友好”这一类美好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，是只有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才配拥有的奢侈品；而对于不能自强的国家和人民说来，是不配享用它的。如果看不见这一点，那将是不幸……

长白山山风咆哮，

松花江江水呜咽！

太阳旗的怪影遮蔽了祖国的晴空，

关东军的铁蹄践踏着满洲的大地！

十九世纪后半期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，逐步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。二十世纪之初，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朝鲜。十七年之后，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，臭名昭著的“田中奏折”，进一步确定了野心勃勃的日本国策——“大陆政策”，内云：

“欲征服中国，必先征服满蒙；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中国。”国策既定，立即继之以行动。侵略的急先锋——日本浪人有如过江之鲫，拥入了我国东北三省。

这些浪人的幕后操纵者之一，是当时的日本特务组织“黑龙会”会首头山满。他是一个专搞政治阴谋的内行里手，他的潜势力控制了当时日本的一切重要军政部门。

当时老人把历史车轮推进到一九三一年下半年的时候，日本侵略者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北各大都市和重要城镇。

蒋家王朝下达了不许抵抗的命令，东北军被迫含泪撤离了故乡。我国东北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完全被践踏于关东军铁蹄之下。一九三一年的“九·一八”揭开了东三省人民悲惨生活的序幕，记下了倭寇一笔长达十余年的血债，写下了南京政府卖国求和的罪状，也给国际联盟打上了一个耻辱的烙印。

于是，“黑龙会”的龙首踌躇满志，关东军的将领趾高气扬，张作霖的许多老部下决定投敌保身，大小汉奸应运而生、弹冠相庆。沈阳、长春、吉林、哈尔滨、齐齐哈尔、佳木斯……到处群魔乱舞。

于是，日本移民络绎不绝地来到了早已垂涎三尺的宝地。

他们携家带口，来到这被视为第二故乡的“王道乐土”，打算世世代代骑在亡国奴的身上，吸吮他们的鲜血以自肥，无忧无虑地过着“优越”的大和民族子孙的幸福生活。

如果有人把穷凶极恶、阴险狡诈的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，详详细细地调查一下，整理成册，那将是一部血泪汇成的巨著；这部巨著，对于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来说，应该是一部意义深远的新《警世通言》，足以振聋发聩！

日本浪人活动的大本营之一是哈尔滨。

北国名城哈尔滨，本是松花江畔一个渔村，“哈尔滨”三字是满族语言，意思是“晒网场”。

早在上个世纪，沙皇俄国就把扩张的魔爪伸向了这里。这个日渐繁荣的被称为“东方小巴黎”的城市，涌来了数不清的“大鼻子”达官贵人，石头马路上到处可闻俄罗斯仕女高跟鞋的清脆响声。

人世间的巨大变化，有时可以从微不足道的表面现象上反映出来。“东方小巴黎”恰是如此。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急剧膨胀，西洋高跟鞋的铿铿锵锵难得听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东洋木屐的踢踢踏踏。臀部隆起、摇摆过市的俄式女裙难得看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袖子肥大、没有腰身的和服。芭蕾舞曲和爵士音乐并未绝迹，不过，更为喧嚣的是《富士山之歌》和靡靡的《樱花曲》。

在本书正文开始时的一九三一年初，在哈尔滨南岗一幢俄式小楼里，有三个日本浪人和一个朝鲜女人正在欢聚。

此房本属一个大名鼎鼎的白俄将军所有。将军在远东地区被苏联红军击败后，复辟之心不死，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香

港、东京等地到处活动。为了借助日本国力打回莫斯科，他把这座华丽的楼房送给了黑龙会，做为黑龙会秘密活动基地之一。

在座的四人中，核心人物是一个名叫黑泽的不到三十岁的男子。黑泽有个姨父是黑龙会二流首领、所谓的日本少壮派军人，这时正潜来中国参与密谋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及策立溥仪为即将建立的“满洲国”儿皇帝。黑泽本在驻朝鲜的日军宪兵队充任准尉之职，现奉上峰命令，秘密来到哈尔滨。他决心投靠姨父板本大佐麾下，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

另一个浪人年事稍长、沉默寡言。他名铃木，公开身份是山本株式会社哈尔滨支社负责人。这个商行做的是人肉买卖：招募劳工，转手给其他日本公司以“开发”满洲。他常穿一身中国式长袍，戴东北人冬天常戴的护耳皮帽；如果不是有经验的人能看出他走路时的罗圈腿姿态，很可能把他误认为淳朴善良的东北同胞。

第三个在座的，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单薄后生，鼻梁上架一副瓶底厚的近视眼镜。尽管西服革履，但革履已经绽线，西服袖口磨得油亮亮的，无情地暴露了他那穷困窘急的实况。他名石川，因在国内就业乏门、发财无望，飘洋过海来到异国。别看他乳臭未干，却是抱负不小；他也和其他二人一样，希望能在这异国的土地上大显身手，为自己建立一个在本国无法建立的天堂。

叨陪末座的是一个高丽女人，名叫银姬。由于过厚的脂粉，使人无法从容颜上估计她的年龄。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《后庭花》”，这两句中国古诗用在这个女人身上倒是十分贴合的。不知是哪一阵风，把这个无根的杨絮吹到了东北大地

上。十多岁时她便在沈阳当舞女，也曾一度走红，后来流落到哈市，给一个奉系军阀当了外室，数年后投入上文提到的俄国将领的怀抱，在这幢小楼里充任秘书兼管家之职；随着小楼所有权的更迭，她也便连同家具摆设一起被移交给了现在的新主人黑泽。她精通汉、俄、日语，善于察言观色，远见卓识在三个男子汉之上。

这四人围桌而坐，饮法国白兰地，吃日本名菜“鸡素烧”，已到了酒酣耳热、兴会淋漓的地步。东道主黑泽趁着酒兴高谈阔论起来：

“前几天，姨父托可靠的人带来一封信。内容保密，不能邮寄。”黑泽接过来银姬替他点着的一支烟。“其中有一段话，十分重要，大意是说，最近满洲可能发生重大事件，会出现一个日满密切合作的新局面，嘱咐我要在板垣大佐指挥下，为了帝国武运长久的大业，‘善自为之’。这最后一句是姨父的原话。

“很明显，整个满蒙地区置于帝国保护之下已成定局。满洲自治也是大势所趋。需要慎重考虑的，只是形式、方式和人选的问题。”

银姬明白，所谓“保护”，所谓“自治”，都和当年吞并她的祖国一样，是侵占和亡国的代名词。

黑泽仍在滔滔不绝：

“南京政府是不足虑的。帝国的大敌，一个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政权，一个是中国共产党。

“据悉，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、奉天省主席臧式毅和吉林省的实权派熙洽，都在不遗余力地争夺被炸死的张作霖的宝座，和帝国军政双方拉关系。

“关东军方面认为，张景惠是可以利用的，因为他对帝国十分忠顺。不过姨父信上曾透露，利用张景惠只能是权宜之计，他的威望不够。帝国看中了另一个人物，姨父正为此事奔走。”

“我根据东京方面传来的消息估计，此人一定是清朝末代皇帝——爱新觉罗·溥仪。实际上，他老早就在帝国驻北京公使和天津大日本总领事掌握之中了……”铃木插话道。他有意显示一下自己家族和日本政界的关系。

石川透过近视眼镜，已经觉察出黑泽的面孔上露出一些不以为然的神经，于是抢先打断了铃木的话：

“听说直接负责这个问题的，还是军方……”

比三个日本浪人聪明一些的银姬，早已耳闻，在处理满洲政局和统治方式上，日本军政双方意见尚未统一。她对黑泽和铃木的政治背景也略有所知。因此她恰如其时地施展起了打圆场的本事：

“恕我冒昧，但是三位先生是不是也认为，由谁负责的问题，对我们今晚的欢会，似乎关系不大吧？！黑泽先生关于时局的高见，也似乎是没有讲完。”

“我还有几句话要说。”经过一次含蓄的小交锋，黑泽俨然以胜利者自居，口气更加骄狂。“总而言之，满洲和内蒙古即将由关东军来控制和保护。当然需要成立一个听命于关东军的政权组织，可能是自治委员会一类的东西，也可能成立一个附属于帝国的满洲国。但不知诸位的高见如何？”

“鸡素烧”吃剩了一个锅底，可是烈性酒在三个日本浪人的肚中却方兴未艾地发挥着应有的作用。大家谈兴正浓。银姬决定锦上添花，烧好一壶浓浓的咖啡茶，端来了中国式的酥饼、俄式的蛋糕、日本式的豆沙包各一盘。法国式的壁炉里加足了



松木柅子，炉火熊熊，室暖如春。天堂般的小客厅里，四个异国冒险家畅谈未来直到深夜，最后仍由黑泽做了一次总结性发言：

“满洲地大物博，天然资源丰富，即将成为我帝国一个庞大的经济基地和军事基地。然后从此基地出发，既可向支那本土进军，也可挥师北上，谋求曾经为我占据的西伯利亚失而复得。对于完成我帝国称霸东亚的伟业来说，满洲的资源财富是必不可少的，而且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。满洲农民生活刻苦，劳动力极强，目前还只能用诱骗招工的办法，今后这些劳动力均将落入皇军掌握之中，人力来源也是不成问题的。

“总之，帝国霸业前景灿烂，我辈前途鹏程万里。我想重复一下我姨父来信里的一句话：我们应该‘善自为之’！”

银姬举起了酒杯，笑咪咪地对三个日本人说道：

“祝满洲新政权的‘开国元勋’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！”

第一章 深山虎踪

在东北辽阔的土地上，偏僻地区的老百姓，还不曾闻到敌人屠刀的血腥气味。当一群一群的东洋魔鬼和一批一批的民族败类，施展浑身解数，极力达成肮脏的政治交易的时候，一位慈祥、梗直的老医生正在长白山里采药。

已届花甲之年的罗汉举行医多年了，然而并非家传。他的父亲和祖父都不懂医道，世代代以猎虎为生。

罗汉举的祖父罗三泰和父亲罗克林都是打虎能手，结果都死于虎口。全世界几乎都知道东北虎庞大、凶猛，可是不大有人晓得东北虎十分狡猾，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聪明。

罗汉举小时候听到过许多生动而又真实的故事，其中以猎虎的故事最令人惊心动魄。他年轻学医的时候，常对自己的师兄弟们讲述各种猎虎奇闻，也包括他的父、祖两辈死于虎口的惨史。

打东北虎，冬天比较适宜，因为大雪封山以后，老虎失去了枝稠叶密、乱草丛生的隐蔽条件，容易被猎人发现。老虎出洞觅食，雪上留下足迹，猎人跟踪追击，有较大的成功率。

东北虎十分机警，非常灵活，稍有动静，就会飞跃逃走；复仇之心又特别强，一枪打不死，它会扑上来拼命，这一点有些象俄国熊。受伤逃走的东北虎更加难打，尤其是被猎走了配

偶或虎仔的老虎，格外凶猛难当。罗汉举的祖父就是被这样一只公虎咬死的。

罗汉举小时候听母亲说，那年冬季特别冷，老猎人老爷爷罗三泰带着儿子罗克林已经在深山里打死了一只母虎，吃了虎肉，卖了虎皮和虎骨。罗三泰枪法高明，称得上百发百中。他专打老虎的眉心，只要他一举枪，老虎一定应声倒地。他卖出去的几十张虎皮，张张都是两道虎眉当中有一个枪眼。这只刚刚打死的母虎也不例外。

母虎被打死以后，她的配偶，为了果腹和复仇，常在夜间窜进村庄咬马吃牛。山区的村庄加强了戒备，罗三泰父亲和另外两个猎手分两路去搜山，一连三天，都是空手而还。这天傍晚，罗老汉和另外两名老猎人正在自己家里一边吃饭，一边分析虎情。

土炕烧得热烘烘的。炕桌上放着一盏油灯，一大盘腌虎肉，一大碗煮黄豆，四副杯筷，一壶高粱酒。罗三泰靠北墙坐着，两个同行老友分坐在左右两边，罗克林打横。

罗老汉喝了一盅酒，用手掌擦了擦灰白胡子，用洪钟般的声音开了口：

“这畜生跑到哪儿去啦？怎么连个影子也找不到？两位老哥怎么想的？”

罗克林性子比较急，抢先说：

“我看它是……”

“谁问你来？！”父亲瞪了儿子一眼，“叔叔大爷都在这儿，你抢什么嘴！”

罗克林缩了缩脖子。一个老猎人说：

“大雪封山，它会不出来找吃的？！”

另一个猎手应声说：

“说的是。它不会老呆在山洞里。我琢磨着这畜生是跑到别的山头上去了……”

语音未落，罗克林又忍不住了：

“我刚才要说的就是这句话，爹不许人家说嘛。”

罗三泰又给两个同行斟满了酒，顺手把锡壶递给了儿子，对他说：

“不是不许你说，你应该先听大人讲。打猎是个险事儿，最忌的是冒失。你抢着说话，就是一个冒冒失失的架子。好吧，让你说，你看这头老虎跑到哪个山头上去了？”

罗克林刚刚倒上酒，端起酒盅正想吮一口，一听，愣住了。

“这个……”他放下了酒盅，摸了摸后脑勺子。

“心中没数，是不是？”父亲拿起了短烟袋，一面往白铜烟锅子里装关东烟，一面说：“光想到它跑到别的山头上去了，顶什么用？要多用心思，盘算盘算它大概在哪个山头上才行。”

一个年纪较大的猎人接过来罗三泰递给它的烟袋杆，吧哒吧哒吸了两口，一边还给罗老汉，一边慢吞吞地说：

“我估摸着，这畜生是跑到左边那个矮一些的山头上去了……”他故意说了一半，就刹住了口，眼角瞟着微微摇头的罗克林，不吭声了。

“说的在理！”罗老汉看着儿子说，“你摇什么脑袋？不以为然是不是？你别看那个山头矮，多半那畜生就在那儿。现在请大爷讲给你听。”

老猎手又慢条斯理地开了口：

“大侄子，你别看老虎是畜生，可灵着哪。它在一座山上蹲着，方圆百里它都了然。左边山头是矮一点儿，可山后有几个小村子，有猪有牛的；说不定那畜生肚子饱着哪。”

罗三泰连连点头：“正是这样。现在冰天雪地，从我们这儿到那几个屯子去，要绕道走有三四十里路，那边出了事，七天八天我们也不定听到信息。”

罗大娘端上来一大盆炒酸菜。两位客人异口同声地说：

“大嫂子，酒够啦。明儿个大清早还要进山哪。”

几个人吃着热气腾腾的小米饭，决定天一亮就从东西两面搜索那个较矮的山头，并约定太阳偏西时在山顶上见面，不见不散。

冬日的朝霞微微地映红了白雪时，罗老汉父子已经扛着猎枪，背着干粮袋和酒葫芦爬上了东面的山坡。临行前，父亲两次三番叮嘱儿子千万不可冒失。

山上山下一片寂静。松树林披上了厚厚的银装。靴靸踩在松软的积雪上，几乎听不到脚步声。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似乎把大自然完全冻僵了。两对灵敏的耳朵捕捉着自己脚步声以外的一切声响。一根树枝被积雪压断了，一团碎冰从山上滚了下来，都要查清楚才放心。

如今两管猎枪都已握在手中。儿子在前，父亲在后，相距十公尺左右，轻手轻脚地向前移动。

将近中午时分，父子二人背靠山石坐了下来，吃点干粮，喝口烧酒，稍事喘息，继续爬山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来到接近山顶的一块地方，地势比较平坦，许多怪石耸立在北边。

突然间，罗三泰看见儿子在前边，把手向后一摇——这是在雪地上发现了老虎脚印的紧急信号！同时，罗克林加快了脚

步，这是违背父亲教导的冒失举动。

“老毛病又犯啦，冒失鬼！”罗老汉心里说，“嘱咐你多少次，发现足迹要放慢脚步，要特别慎重，可你！”但这时候是不能高声喊话的，老猎人只好也加快了脚步。

罗三泰赶过去，一看见头几个爪子印，猛然一惊：这只老虎会退着走路！它很可能在罗克林身后某处！他猛然又看见一条花纹在怪石后面一闪，啊，老虎！它正尾随着罗克林，相距不过两丈！罗三泰别无它法，只得大喊一声：“背后有虎！”同时举起了猎枪。

罗克林听到喊声，刷地转了个身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那只庞大的长白山老虎已经张开血盆大口，一纵身向他扑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罗老汉已经冲到一丈开外的地方，瞄准待放。可是他多年来习惯于迎面打虎，此时却身在老虎背后；一枪打不死它，儿子必然遭殃。他急中生智，拼命地大喊一声“杀！”那洪亮的声音在山谷中激起了震耳欲聋的回声。

老虎一惊，略一迟疑，罗克林趁机后退一步，但那老虎还是把他扑倒在地，一只虎爪踩住了他的左腿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有经验的老猎人扳动了枪机，子弹从后面射入虎心。

可是老虎并没有死，它痛得跳了起来，罗克林趁此机会连翻带滚，脱离了险区。

受了重伤的猛虎突然一转身向罗三泰扑去……

老猎人用的是单响猎枪，再装子弹已来不及了。他知道，跑是跑不掉的，唯一的办法是给儿子争取放枪的时间。

罗三泰叉开双腿，把猎枪倒过来，双手紧握枪管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，那老虎扑到身旁的时候，他抡起猎枪用足全身力气，朝老虎脑门砸去，只听喀嚓一声，枪托打在老虎头上，